

世界散文经典

Shijie San Wen

XiFangJuan 西方卷

Jing Dian

主编：楼肇明
天 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Sijie San Wen Jing Dian

西方卷

xi fang juan

永久珍藏版

(八)

楼肇明 天波 / 主编



* A 1 0 4 8 7 0 0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丹 麦

索伦·克尔凯戈尔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 (1974)

勃兰兑斯

人生 (1989)

卡伦·布里克森

恩戈庄园(节选) (1994)

尼尔森

夏日放鹅 (2006)

瑞 典

拉格奎斯特

父亲与我 (2014)

爱情和死亡 (2019)

魏 斯

告别 (2022)

芬 兰

爱诺·考洛斯

萨勒玛 (2030)

别卡宁

遥远的岛 (2035)

挪 威

西格利·恩特赛

挪威的欢乐时光 (2048)

俄罗斯

屠格涅夫

树林和草原 (2062)

门槛 (2071)

幽会 (2073)

陀斯妥耶夫斯基

普希金 (2087)

冈察洛夫

佛得角群岛 (2112)

托尔斯泰

我的忏悔 (2124)

格·乌斯宾斯基

维纳斯女神使我振奋 (2145)

契诃夫

初到萨哈林 (2181)

高尔基

人 (2202)

伊·蒲宁

秋 (2213)

雾 (2221)

夏里亚宾 (2230)

普里什文

林中水滴(节选) (2246)

索伦·克尔凯戈尔

索伦·克尔凯戈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西方学者公认的存在主义的前驱。曾发表《对妇女卓越才能的再次辩护》、《上帝的不可改变性》等重要学术论文，但其作品在其死后三十年才“被发现”。克尔凯戈尔从二十一岁开始记日记，至死从未中断，其日记记载了他的情绪、观感和思想火花，因而与其哲学观念的产生具有密切联系。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

— 众生世相

1

1836 年

我刚从一个晚会上回来，我是这个晚会的台柱和中心人物；我妙语连珠，令每一个人都开怀大笑，都喜欢上我，对我赞赏不已——但我还是抽身离去，其实这个破折号应象地球运行轨道的半径一样长——我想开枪打死自己。

2

1836 年

死亡和诅咒，我能够和世上的一切但不能和我自己脱离关系；我甚至连睡着的时候也不能忘掉自我。

3

有位流浪的乐师用一支簧管乐器（因他站在隔壁人家的院落里，我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乐器）吹奏《唐璜》里的小步舞曲，药铺老板在用碾槌捣药，女仆在冲洗院子（马夫在洗马，他用马刷子磕打着井栏，从镇子的那一头远远地传来了虾米贩子的叫卖声——编

者)，等等。他们对一切视而不见，而且那吹乐的也大抵如此；而我感到是多么地惬意！

1836年6月10日

4

1837年

许多人对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的方式像小学生一样；他们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以欺骗老师，而没有心思由自己算出得数。

1837年1月17日

5

1837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之桥^①进入永恒。

6

1837年

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我将乐意顶着怒号的狂风，热血沸腾，奋力前行；但是只要一阵和风吹来，将一颗纤尘吹进我的眼睛，就令我烦恼，竟至于裹足不前了。

这些琐屑的捉弄好比是一个人正要从事他自己的生
活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所依凭的一项伟大的工程、一
桩伟大的事业的时候，一只牛虻落在他的鼻尖上。

① 叹息之桥（il ponte dei sospiri）指威尼斯的一座桥，它是从总督府通向令人畏怖的土牢伊皮姆比的唯一桥梁，每一个判了刑的犯人都得经过此桥。——选编者

7

1837 年

思想接踵而至；我刚刚有了一个想法，正要写下来，一个新的想法又喷涌而出——抓它、挠它——疯狂——神经错乱！

8

1837 年

总而言之，我恨那些伪学者们——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端坐在某个靠嚼家庭琐事为生的老处女身边，怀着最大的兴致听她唠叨呢？

9

1837 年

我宁可和传播家丑的老妇交谈；其次是精神病人，最后才是非常理智的人们。

10

1837 年

我不会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情感到烦恼^①；我不会厌烦散步，这种尝试简直太美妙了；我也不会厌烦躺下，因为我愿意躺多久，就躺多久，不会厌烦；我也不会厌烦策马而行，这一运动对于我的冷漠的性情是极其剧烈的；我唯一厌烦的是乘坐马车，舒舒服服地，有时轻盈地摇晃着，各种物体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流连于每一样小小的景致，只是陡增我的消沉——我的思想和概念乏

① 克尔凯戈尔在《非此即彼》一书中以不同的、比较洗炼的语言探讨同一个主题，风格上亦显得比较庄重一些。——选编者

味得很，象太监的性冲动——甚至中世纪的精辟语言也不能掩去我周围弥漫的空虚。此刻我才真的理解基督的话是生命和灵魂^①——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总之，我不会厌烦我已经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

11

1837 年

阿玛格市场^②又重新呈现出一派生机，到处万紫千红，花团锦簇，弥漫着乡村生活的气息。昨天午夜，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被抓住了，据更夫说是因为他大肆漫骂了某些人，但是报告此事的更夫并没有亲耳听到，而那嫌疑犯倒挨了一顿鞭笞——多么地不公平，据信人们对此毫无知觉，也不去打抱不平。今天生活又趋于平常——这不过是阿玛格市场罢了——怎么能和丹麦、欧洲乃至世界相比呢？

① “生命和灵魂”指 N. F. S. 古隆维格所作赞美诗《我主遍访民众歌》（《赞美诗集》第 1 卷第 23 首，1837）里的一行：“他的话是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选编者

② 阿玛格市场是歌本哈根的一个花市。——英译者

非利士中产阶级^①这样说道：“当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这些曾经娇生惯养的孩子们，这些当今国家的栋梁们——他们是极其容易感染上任何多愁善感的流行性感冒的——的意思部分是指如果有人要把烛剪，即使他们离那人远而又远，也会说：“当然”，起身把烛剪递将过去。还令人放心地捎上一句：“愿为您效劳”；部分是指：不论哪家办丧事，切记做一次义务性探访，以示吊唁。但是他们却从来不知道整个世界和他们人心相背意味着什么，不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一大群社会鲑鱼们自然是决不会允许这类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而且一旦真要他们帮些大忙的时候，常识便告诉他们，那些需要他们，但可能根本不会以帮助回报的人便不是他们的“邻人”了。

1837年7月8日

非利士中产阶级总是忽略生活中的某些要素，结果便和那些比他们更高的人处在一种可笑的关系里。对他

^① 根据浪漫主义的观点，克尔凯戈尔讥讽非利士中产阶级及其道德标准完全阻碍他们对于伟人和天才——无论他们离经叛道与否——的理解。当时，克尔凯戈尔对于那些天才而又不合社会常轨的人物如“江洋大盗”、“唐璜”和“流浪的犹太人”颇感兴趣。——选编者。

们来说，“道德”是至上的，比才智重要得多，他们对伟人、天才，不论他们是否离经叛道，都毫无兴趣。他们的道德无非是各种不同的警局法规招贴的简要概括；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做一个傍晚时分便去俱乐部大发议论的人；他们从不怀恋神秘事物，也不怀恋远离他们的事物；他们对清静无为、对手舞一根细竹杖，兜里揣上4个便士，走出北门，一路散步下去丝毫不感觉不到任何应有的情趣；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为诺斯替派^①认可的）旨在以获罪的方式得知世界的生活哲学——不过他们嘴上也说人在年轻时必须播种他的野燕麦不可（“谁从不喝得烂醉就不是一个正直的好伙伴”^②）；当那基本的观念透过隐蔽的秘密的门扉，仅以先知先见的闪光展示其所有可怕景象时，他们根本无从窥见；一个人只有在目睹了被诱惑和陷阱击倒的牺牲品，并且洞穿诱惑者的铁石心肠以后，才会领悟那黑暗的叹息的现实。

1837年7月14日

① 克尔凯戈尔指的是卡波克拉提人的一种秘传宗教，它旨在超越一切宗教（包括日常伦理）之上，相信人类应过犯每一种可能的罪衍以便知道其间究竟包含什么，诺斯替派（Gnosticism，源于希腊语 gnosis = 知识）是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的关于救赎的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宗教。——选编者

② 系它德利亚·塞德林1814年选辑、付印并且发行的《丹麦社交歌曲并附瑞典和德国社交歌曲》中的一首德国社交歌曲。——选编者

14

1838 年

人们几乎从未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①

15

1837 年

人人都报复这个世界。我的报复则是把内心深处积郁的痛苦和烦恼带给世人。我的笑声里便包含这一切。如果我看到有人陷于痛苦之中，我会向他表示同情，尽力劝慰他，静静地听他分诉，使他相信我是一个幸运者。倘若我直到死去的那天能够一直如此，就算已经报复了这个世界。

16

几天前，我心中莫可名状地坐着，沉浸于自我（此情此景只有过去曾经历过的一次幻灭感才有体会），渐渐地丧失了自我，竟至于以一种泛神论的解体方式丧失了本我（Ego）。当时我在读一部斯尼多尔夫一

① 当年自由的反对派正在为获得更多的出版自由而奔走；同时国王则计划引进审查制度。“正确运用出版自由研究会”成立于1835年。——选编者

比奇编的古谣^①，讲到一个姑娘星期六晚上等待她的情郎；但他却没有来——她睡觉也是“痛苦万分、泪流满面”，起床也是“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忽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场面：我看到日德兰原野，它那笔墨难以形容的苍莽、它那寂寥的云雀——又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起来，他们的少女为我唱歌，为我痛苦地流泪，然后又沉浸到她们抑郁的歌唱去，而我和她们一同流泪。

1837 年 12 月 30 日

17

1837 年

到审判日那天，所有的灵魂将重获生命，然后一个个全然形吊影只，相互间谁也不认识谁。

① 指一首有名的民歌，名为“星期六晚上我等你……”。其中第 2、3 节大意如下（译文不压韵）：

我躺在床上，
痛苦万分，泪流满面；
每一次只要门一响，
就以为是我的那个他。
我星期日一早起床，
痛苦万分，泪流满面；
现在我想去教堂，
瞧瞧你那亲切的面容。

克尔凯戈尔的本子是斯尼多尔夫—比奇选编的《丹麦民谣和民歌》（1837），其中前五首是带歌谱的日德兰民歌。——选编者

A10 88700

一切的存在都在威胁我，从最微小的飞虻到道成肉身之谜^①；它整体上是不可解释的，我的自我尤其如此；一切的存在都是有害的，我的自我尤其如此。我的悲哀是巨大的、无限的；除了在天的上帝，没有人知道我的悲哀。而上帝是不会来安慰我的；除了在天的上帝没有人能够安慰我，而他是不怜悯我的——年轻人、小伙子，你这站在道路起点的人啊，你若已经迷失了方向，就回到上帝那里去吧，他的教诲将使你青春不误，使你男子汉的行为刚毅顽强。你哪里知道这样一些人将承受怎样的折磨，他们把年轻时的勇气和力量消耗在反叛上帝上，而今灰心丧气、孤立无援，不得不开始从四面为褻渎圣地的人，为风雨飘摇的成都市和冒烟的毫无希望的废墟所包围的地区，从荣华失尽、安宁不再的颓败的土地和荒废的地区退走，不得不开始聊度漫长得好似无穷无尽的衰败的暮年。同时不断受到颠来倒去的那句怨言的搅扰，“那是我毫无喜乐的（时光）”。^②

1839年5月12日

① 道成肉身（拉丁语 Caro、Carnis = 肉、肉体）指采取肉体的形式，尤指基督的道成肉身。——选编者

② 《新约·传道书》12：1：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谈，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选编者

19

如今我的生活几乎好比是一局棋里的棋子的感受一样，对手说：这只棋子不可动它——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一样；因为我的时机未到。

1839年5月21日

20

1841年

①我强烈地希望没人会战死疆场，强烈地希望他们都能看到科尼佩尔桥的建成通车，等等，只是那些忙忙碌碌的商人不在其列，他们在世界上必须完成无穷无尽的事情，不象我们其他人那样，科尼佩尔桥造好以后，便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沉思默想的机会……

21

1841年

我同周围的许多熟人大都维持着极其表面的关系；除他们以外，我还有可以引为知己的——我的忧郁——在我的欢乐里、在我的作品里，她对我示意，唤我去她那儿，我迎她而去，即使我的肉体纹丝未动；她是我认识的最忠实的女子；我必需时刻准备着与她同行，这真是一桩奇妙的事情。

22

1841年

……并且当上帝真切期望那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

① 这种想法在《非此即彼》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展开。——选编者

召来他最信任的仆人，他最可靠的信使——悲哀，并且告诉他：紧紧尾随着那人，赶上他，只是不要从旁推他（……没有哪个妇人能够象悲哀那样温柔地贴近她所爱的人）。

23

1844 年

从前，一个人由于出生高贵、富有等等，而妄自尊大，如今，我们更自由，更在“世界历史范围”里成长，于是所有人因为生在十九世纪而妄自尊大——啊，你这十九世纪！啊，你这令人艳羡的命运！

24

1845 年

一个幽默的人体的议论^①

“正如平平淡淡地生活而不为国王殿下、王后殿下、守寡的王后殿下或王储殿下所知是最令人感到舒适的一样，在我看来，为上帝所知乃是生活的无限重负。只要身边有个上帝，每一个三十分钟都变得无限重要。没有人能够像这个样子坚持活上六十个年头的，同样也不坚持对付仅仅三年，并且不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期终大考。一切都消解在矛盾当中。有时他们劝你道：你一定不能半醒不睡地生活，而应以最大的无限热情去生活。那么好吧，你就齐心协力去大干一场吧：你变得墨

① 此段文字略加润色收入《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选编者